

夏天织渔网的

颜小烟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突然兴起了织渔网，家家户户的人们啥也不干，全部聚在椰子树下织渔网，然后再把织好的渔网全部集中起来，销往村外。

那段时间，只要父亲上街赶集，他就会买回各种各样的渔网线，粗的细的，五颜六色，应有尽有。梭子也很多，大的中的小的，人家收购什么渔网，他就买什么梭子。尺板是自制的，根据网眼的大小，拿竹片削成各种合适的宽度。

从早晨到傍晚，除了去地里和盐田干活的时间外，大多数的村民都聚集到了我们家门前那片椰子树底下，这里一摊，那里一摊，一有空闲就摆开架势织起网来。

夏日的午后，海风习习，吹动了椰子树的枝叶，也吹动了人们热火朝天的躁动的心。

那时候梅婆还没搬到集市去住，苗姨和净姨也还住家里，家里三棵高大的莲雾树还没被砍去，一到傍晚整个天井里就人声鼎沸。我在水井旁打水的声音，洗澡房里的冲凉声，小贞和小波吵架的声音，奶奶和秀英婆在水槽旁杀鱼的声音，全部汇到了一起，汇成了一条欢乐的河流。

那个夏天，父亲开始教我织网，他给我配备了一套小型的工具，网线是白色居多，梭子比较小巧，适合我的小手，尺板是根据父亲所需要的网眼定制的。每一张网的起头都是由父亲或母亲给起的，我只需要用梭子和尺板织中间的部分即可。每天午后是织网人群聚集最多的时候，大家都把网头绑在椰子树干上，然后顺着树干一直往下织，渔网要求多长就在多长的地方停止。大伙儿说说笑笑，一张张渔网就这样在大家的巧手之下编织而出。我织的每一张网都是父母亲开头和结尾的，但是那种梭子随着我的小手自由飞舞的感觉却异常地美好。

父亲特别满足于我织网时的耐心，他说要是知道我这么乐意帮忙，他早几年教我好了，这样我一定能早早地帮他提高工作效率。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椰子树的吊床上，回想起年少时陪父亲织网的时光，心里就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它像一道光，击中了我内心的闪电。

看到我能织网，苗姨和净姨也丢开了武侠和言情小说，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父亲把所有的工具都借给她们，很快地，她们也能把梭子使得敏捷飞快，把网结打得牢固又美观。有时候常想，如果时间一直停留在那里，我们就可以一直当一个热心织网的少女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呢？我多么怀念旧时的时光和旧时的事物啊，它们总是能让人静下心来专注地做一件事。

我不记得那个夏天我到底陪父母亲织了多少张网，但我记得父亲卖完那些网之后就再也不织网，除了偶尔修补一些破掉的网眼。当然除了那些卖掉的网，父亲还留下好多小型的网兜、渔网，以便自己出海之用。

渔网积压过多之后，村里又兴起了去海里捞鱼苗的新活。于是，村民们纷纷织起了网眼极小的网兜，一眨眼的工夫，就能织上好几个。只要潮水一涨，大伙拎起小网兜，又像潮水一股涌向红树林，一元一条的小鱼苗在大伙的围攻之下，没过多久又慢慢消失了身影。

我还是常常会想起那个织渔网的夏天，它就像一场梦，那么真实又那么遥远。我喜欢就那样认真地端坐在椰子树的树影之下，左手按着尺板，右手拿着梭子，网线随着梭子时起时落，只需要顺着尺板轻轻一穿，再把网结牢牢地打住，一步就顺利完成了。不管要重复同样的动作多少遍，我都不厌其烦，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或许我天生就适合当一名天天在椰子树下织渔网的女子。

可惜的是，此后的日子，再也不见父母亲或村民们织渔网了，他们的兴致又转移到了养殖业上。有好几张绿色的渔网被父亲束之高阁，只有过年前的大扫除时，母亲才会轻轻地把它们拿下来，只是灰尘早已偷偷地覆盖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和记忆。

那个织渔网的夏天早已不复存在，那个织渔网的少女也早已嵌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海南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大赛

悠悠昌化江(节选)

黄安雄

昌化江从五指山脉北麓的空示岭吹出第一声号角，然后和着众多支流的柳箫，奏成一首曲乐章，迂回曲折由东北向西南奔流，经琼中、五指山、乐东、东方、昌江，纳百川，汇千溪，雄浑浩荡抑或轻柔婉约，穿山绕岭，一路咆哮高歌猛进，一路浅唱低吟轻泻，一路扭着风情万种的龙身，一路指点江山叱咤风云，飞珠溅玉，把她的感受、领悟、爱恋和理性的思考都留给钟情的西部大地，也留下她的精神、情操、开拓进取和探索追求。

西部赤子因浩渺的昌化江而皇皇放开胸襟，琼州的热土因昌化江而决决富有激情，海南岛千年的历史因昌化江悠然生辉。

昌化江，剪裁着一片时空，呼吸着寒暑，吐故纳新。在昌化江入海口，大量泥沙沉积，造就了万亩良滩，绿色生命化作成熟黄色的农业文明与蓝色的海洋文明，在这里拥抱狂欢，演绎出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

苏东坡昌化古邑文化遗墨

据古志载，源自五指山的昌化江流入昌江，在东南居侯村分南北二支：南江西流经赤坎村南，出会潮成港，名南崖江；北江北流绕县南，又西流至乌泥埔会潮成港，名北港，俱入于海。二水分流，中间冲积形成的沙洲就是古称的“二水洲”。沙洲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这里曾是古昌化县的县治所在地。九百多年前，一代文豪苏东坡谪居海南，曾仰慕山神峻灵王“守护社稷，安定人民，分宝镇世”的威名和双溪馆的教育功能，“竹杖芒鞋轻胜马”，来到二水洲，自双溪书院出发，沿着溪水寻溪源，一路观花赏景到了治平寺，乘兴写下《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诗，继而在双溪书院登台为当地学子们讲

昌化渔港一派繁荣

昌化江奔流不息，流过洪荒时代，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在入海口沉积，形成陆地，沧海桑田。勤劳勇敢，不畏艰辛的昌化江入海口两岸人民，抗击灾害，顺势而为，在这块多情的土地上开拓创业，繁衍生息。杨柳、姜园的圣女果、花生、西瓜是幸福之果，咸田、旧县的甘蔗是甜蜜的事业，

昌城、昌化的海水养殖富了一方，这都是在昌化江冲积土地的出海口两岸土地的酬谢！特别是昌化江冲出的昌化港，更是千帆云集。昌化港面向北部湾，面向广阔昌化渔场。昌化渔场曾是广东的四大渔场之一，这里鱼类繁多，海产丰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春秋两季，广东（含海南）、广西等地的渔船赶鱼汛赴昌化渔场捕捞，满载金甲鱼鳞停靠昌化港，渔港码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夜间，上千艘渔船灯火辉煌，亮彻一角天。据年近90岁的老渔民潘德利回忆，从事高身三层流刺网捕捞，放下的流刺网回网时，鱼太多，缠成一条绳，解鱼解到手软。后来搞流钓，有当次抓到365条大麻鱼的纪录。后来又从事灯光围网捕捞，有几次船都装不完，只好用小舢板托着，拖着满网的鱼回港。海洋捕捞使昌化港远近闻名，昌化镇成了广东省海洋捕捞的明星镇。

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多年峥嵘岁月，昌化江出海口的北岸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企业旅游开发如火如荼，效益可嘉。西线高速、环岛高铁已开通，现在西线环海公路正在谋划建设中，它将穿过昌化江入海口河流直达东方海岸。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昌化江入海口的新梦想注入动力，使昌化江成为旅游目的地成为可能。昌化江口入海口和昌化港入海口夹成的四通岛（又称四通沟滩），几千亩海滩，就像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胆识之士已悄悄来到昌化江，进行勘察规划，在保护自然核心生态的前提下，借鉴博鳌等开发的成功经验，分区域、分阶段、高质量、高标准开发四通岛及其附属滩涂，让它真正成为商贸旅游的天堂和湿地保护区。现代科学技术将使水患得到整治，两岸的植被和家园得到保护，堵塞的昌化渔港将被疏浚并扩大，重现繁荣景象。



《收获的喜悦》摄影

王晓作

神秘会山(节选)

麦表

会山是海南省琼海市唯一的苗族聚居镇，地处偏远山区。以前山路蜿蜒曲折，但经过这几年的改造，道路变得又宽又直，苗寨变成美丽的旅游景点。会山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带着神秘色彩的。

会山有个很独特的村庄叫苗绣园村。在村庄的每家墙角边，总是看到一些叶子宽大的红色和绿色的两种植物，我感到很好奇。据介绍，这是幸运树和爱情草，据说摸一摸许个愿会给大家带来好运。然后又有人给我们讲了树和草的故事：那是以前苗家男女青年为了表达对对方的爱意，他们会寻找一些幸运树和爱情草送给对方。苗家爱情故事就像这温润宜人的天气一样渲染着我们每个人，一路来说笑笑，心情也显得格外的愉悦，时而去摸摸去闻闻幸运树和爱情草，或许每个人都想去沾染它的“福气”。

苗绣园村的一草一木都是神奇的。村庄里有一个很大的“百草园”，种植着我们从未见过的野菜野花等植物，有能做菜的凤凰菜、头发菜、百花菜、雷公笋，还有苗族最有名的五色饭制作原料——天然植物染料红蓝草，以及名字很好听的植物“一帘幽梦”“百香果”等。与其说它们是人工种的还不如说是自然生长的，郁郁葱葱长势肆意可人。一垛杆肥叶绿的甘蔗让我不由嘴馋，村主任从家里拿出砍刀给我们削好甘蔗，甘甜多汁的甘蔗滋润着舌尖的味蕾，也让人心里甜滋滋的。摇曳多姿的金丝藤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飘飘洒洒，像金灿灿的金项链垂吊下来。据说，当年苗家的小伙子买不起黄金首饰，就用这金丝藤送给姑娘表达自己的爱意。

苗绣园村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三月三舞台”。据说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为“蒸黑米饭节”，是海南苗族纪念祖先的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苗家主妇要早起杀牲做好五色饭，以祝愿一年五谷丰登、合家幸福。“三月三”又称爱情节，正当山花烂漫、槟榔飘香时，各地的苗族青年男女汇集一起，载歌载舞，举行盛大集会。

陪同我们参观游玩的还有一个会山苗家的小女孩，只有4岁，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穿戴着苗族服饰，惹人喜爱。只要有人拿着相机对准她，她马上摆出姿势，一脸天真可爱的稚气惹得大家啧啧称赞。村主任说，今年的海南农产品展览会小姑娘也去了，她的模样吸引了好多人，上了很多镜头，她是我们会山的小明星啦。女孩和妈妈以及村主任一路给我们讲苗语唱苗歌，一句半英文式的“我爱你”苗语译音为“呀咪咪”让我们牢牢记住，也牢牢记住朴实的会山人。

陵水之美

黄灵香

北纬18度绕地球一圈，在海南陵水休息了。因此，陵水分界洲岛上的山坡处，便有了一条短短的黄线——北纬18度标志。黄线一边是亚热带，另一边就是热带了。2015年岁尾，来到陵水分界洲岛，猛烈的阳光肆意地洒落全身，与家乡冰天雪地的气候，形成强烈的反差，竟有了“穿越”般的感觉。

在陵水的日子，每天都有新的去处，主人恨不得把陵水所有的美景都捧给我们这些远方的朋友。这日午后，去参观海南省第一个红色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遗址坐落在陵水老城区中山路，这条老街不宽，密密匝匝排列的都是店铺，多数是卖水果的摊位。特别的是，这里没有高声叫卖，没有殷勤介绍，摊主只是自在地坐在摊位边，你问，她才慢慢应答。参观完，我们在路口集合，先到的文友已经坐在路边的塑料凳上等着。我们到了，没有多余的凳子，于是，就站着聊天。这时，街对面的阿婆举着两只擦在一起带有靠背的塑料椅向我们走来，把椅子放下，阿婆拍着椅子让我们坐。我们本能地问，多少钱？阿婆摆手，害羞地答，不收钱的。

多好的阿婆，多淳朴的民风。和阿婆聊家常，才知道，阿婆75岁了，经营着对面的日杂小店。辛勤做事，只为生存。走进阿婆的小店，过道仅容我一个人侧身经过，四处看看，想买些东西，回报善良淳朴的阿婆。可店里只有餐巾纸、打火机、矿泉水和小瓶装的二锅头。阿婆穿着棉布衣裤，传递悠悠传统的形象，不是旅游景点那种习惯性的表情和手势。阿婆始终是微笑的，不过于热情地推销，也不刻意地拒绝。

上车时，包里多了四瓶二锅头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如我愉快的心情。想着阿婆的心意，还有她的笑，车子开出去好远，我还在回头望着，多好的阿婆啊！

陵水老街是个舞台，每一位摊主都是本色出演，她们表演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游人到来，很快就进入角色，成为剧中的伙伴。在这里，所有的演员，没有一丝的做作，真是他们的道具。

陵水醇厚的民风可不是一天两天打造出来的，从阿婆身上，我享受了陵水的大美。这种美，满含善意，平静且绵长。走过形形色色的城市，心动且回味无穷的地方，不是当地勾魂摄魄的美景，而是那里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我的文告诉我，陵水，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诗路花语

故乡的脸(散文诗)

唐鸿南(黎族)

离开故乡好多年，身影走得越深，故乡的脸就陪得越皱。故乡的脸不长眼泪，安详如佛。故乡的信仰时常撞击着我激动的心花，热泪盈眶。

山高水长。故乡的心知道，我不能不知道。于是，我沿崎岖的路走下去，把故乡的脸倚在头上，站在异乡的山的山角边，诉说自己的只言片语。

多少年过去了，眼镜的刻度助长着我的眼睛和故乡的脸，爬满了祖辈难能褪色的纹路的线条。

故乡的脸在变，我别无选择。祝福故乡的脸像一棵槟榔树的性格挺直一方水土。

然后，让我学着诗歌走路的样子，用成千甚至上万年的诗句，跪拜在故乡青绿的颊颊上。

在南圣河

陈吉楚

天黑之前我们驱车到达海南制高点这座以五指命名的山因一条河指引方向天黑之后我们循着人声来到河边灯火明灭处有水流潺潺风从南北之间吹过夜里摸鱼的人偶然晃动头灯将裸露的河床照亮河水就从石头缝隙通过风就从河水的上方吹过

这就是南圣河我们沿着河北到河南水流越来越大受够白日的人在夜里纷纷向河岸聚拢寻找晚风吹拂拂去一日的燥热不安南圣河以宽博之心满足留你我坐在河岸桥上让风吹一夜不眠

但夜终归要过去河水也要汇入另外的江我们要走到哪里才能找到夜晚的归宿我们要走到哪里才能找到河流的方向

零星的鸟鸣

王谨宇

比暮晚先行报临的是零星的鸟鸣比山风满怀乡愁的是丛生的野菜划行的船只，反复来回仿佛吞下落日有水波一样的宁静那些周边的林木，依旧繁茂依旧以足够的神性等待白鸢纷飞等待星火逼望的黑夜

黄昏

陈才锋

聚集多少时光丰富的幻想在余晖透明的时候抄写过阔替遥远接受空灵滑翔成水墨山河用对称的倒影赋予纯净的口感引人入胜的时候便是人间最大的漏洞

投稿邮箱

作品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提交，通过E-mail(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邮件主题写明：体裁类别+作品名称+姓名+电话(投稿一定要提交电话，便于后续联系)发送至邮箱，具体如下：

- 1.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投稿邮箱： hnqgyzi@163.com
2.诗歌/散文投稿邮箱： hnqgyzi1@163.com
3.歌曲投稿邮箱： hnqgyzi2@163.com
4.摄影投稿邮箱： hnqgyzi3@163.com

椰下情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